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

冒言上

卷第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言一

總序

自中古以來治平少而戰爭多戰爭之日久則餽餉愈不繼而勢大彊增其聚兵也愈衆以愈不繼之餉而供愈衆之兵故民徵於野民徵於野故耕者寡而粟不生粟不生則其爲餉也始

絕故昔亂者資糧於所聚漢高李密之所以據
敖倉也終亂者資糧於所生魏武之所以屯許
下也未有倡大事守大基而不先務於足食者
倡大事而不先足食此黃巢之舂人爲資糧行
天下而終以盜死也守大基而不知足食此唐
之後裔衣珠玉而死者累累也今天下無合聚
之衆足以活百萬之衆而有合聚之財足以生
姦雄之心財者緩急不足以自救而徒使天下

之貪子女玉帛者思以是爲餌今邊事方興兵益至二十萬餉歲度至八百餘萬始也粟猶足以生人而財不足以生粟今財益詘而粟益不繼粟不繼是自敝之道也而度遼之地不能驟益食二十萬之衆則其勢必取之餽餽非財則不繼餽無法則亦徒費費不可已而度支搯費之道以入孔之大者阻之小小則不足以聚而反以塞其源以入孔之小者濬之暴暴則不足

以生而反以啟其亂甚至以堂堂之　天子而教吏以貪全盛之天下而搜乞如丐是為臣子者之所疾首痛心而不敢不言者也罪之資不特粟藁也而粟藁為本請言屯種屯種者其為力易其為利溥然不可以猝求也請言餽餉今議牛議車所費累百餘萬而水運不與焉是以一鐘致一石也故有簡易之法可寬民力兼可足民財不可不講也大軍興百費具舉猶不可

知內帑不復出且出而亦有盡之流也民力億
矣而天地自然之利國家癈弛之法豈無修之
而可以裕國者乎儒者曰不取於民而用自足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此言似是而非也昝有以
年饑大興佛事廣爲營造民以不殍者夫損有
餘天之道也然使以官府之威令脅之以分賑
則其事必苦而其力必不合此小可以喩大也
況姦宄之徒犯國家之明憲今以塞其獘幷以

安其人較之取輸租之小民斷有異也况甚有下受其益國受其利行之百世而無弊者乎其安可不講也然濬其源不如節其流今國家濫觴之事不可枚舉而徒日夜憂貧何異齊梁子弟不知生産豪奴寵妾恣擅奢靡而獨攢眉蹙額日事脩乞乎是更不可不講也雖然講者爲難而行者更難講者曰吾儒者也而甘爲聚斂之臣將以毀名將以買怨夫怨蓋臣之所不避

也特不能忘者名耳夫苟杲浚民肥上聚財禍
國而以逢君土木齋醮淫蠱黷武之惡則誠不
可使必欲避其名而坐視國貧始以庚癸之呼
終以内潰之禍坐見胡虜長驅宗社腥羶亦何
顏施眉横襟而稱儒者乎然苟其人焉冒焉而
言之非有轉石之難也獨自重臣賈禍國法凌
夷日漸一日垂四十載今以　天子之明詔反
不如六丞尉之頤指而何以束吏姦攝民志此

君相之所宜加意而爲臣子者之所終疾首痛
心而不敢言者也

屯運

運故有屯田二萬九千三百餘頃額糧二十五
萬三千二百餘石是每頃得糧八石餘也國家
之制屯糧輕重不等而大率地或六頃或五十
畝爲一分每分除正糧十二石外復收餘糧十
二石令運之獨寡者以其原額屯田一萬二千

三百八十餘頃今田增而賦不加耳則是本以五十畝爲一分也今愚以救變與御常異以法計之今遼之屯卒額應將三萬人當驅之任城守饋運之事以其田別募民屯之昔鄧艾屯淮南北以四萬人之耕而歲得粟五百萬斛是每畝納糧一石二斗卽宋官田之意也以遼之膏腴幸歲之不災亦可得此則是將三萬頃之地而可得糧三百五十餘萬也縱不可得得其半

亦近二百萬二百萬之粟可以飽二十萬之士
並稅其芻可以飽十萬之馬又何待轉餽乎苟
曰開鐵之失地多貲遊廣之拋荒不足以補之
其屯士之改他役者不出二十萬之額不變無
食也或曰稅得無太重歟吁是何不思之深也
每頃六十石較之正餘糧二十四石僅倍而復
半也較之五十畝爲一分者僅五增其一也民
得不應得之田而納此其豈同酷徃李中丞植

屯新闢之田而所得尚浮况久熟者乎量其餘粒猶可收糴以備他需夫以千餘里之幅員而聚三萬家之耕寧無應者民耕以養軍軍與民並利故曰其力易其利溥

人運

人運之法自古有之見於史册則始於元人董摶霄然欲以摶霄之法衍之今日則必不得之數也摶霄議海寧之運其爲士蘇其爲道近以

算運算足所需而止今東寧一道法未盡一姑以經略所言二道言之遼海約爲里二百四十遼瀋約爲里二百一十經略議一歲之費爲米豆一百十二萬石而其費至五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兩若車之僦牛之倒易袋之弊俱未及也如此則莽知識人運搏霄之法每里置三十六人人分十步日行五百回則是輕行廿四里重行十四里也匹夫之力其最下者亦可倍之

擺霽之法袋為米四斗則是計其重不過五十斤也四夫之力其最下者亦可倍之倍之則每里置一百八十人而日可運四千石矣計二百八十日而可運足一百十三萬石之額人給米三升使其半自膳半膳家則每里日費米三石六斗四百五十里日費米一千六百二十石積二百八十日費米四十五萬三千六百石而足矣遞之人必食遞之粟給官發四十五萬餘則

民間餘四十五萬餘也增四十五萬餘之糧則價必平以之收糴不必三十萬金車牛一無所用雖布袋不可已約計四百五十里日行五十六里不過八程倒換之間復加一倍如經略之估不過八千金較之用十五萬者其省亦半且封識堅固及庾而卸可以免易袋之弊覽甕一帶車不能行議用馬馱爲費更大人則不必馬矣但說者疑人不退耳不知運車夫巳議三萬

人而刈草餵牛以公私雜役不與焉今以兩道之廣所役僅八萬一千人分朋設食三人可以供一里則雜役不過千餘人何憂不給哉經略之議車夫日給銀三分每歲止運八月其餘四月間於其間亮豈能舍而他業則是每歲得銀七兩二錢也令斗米值一錢七分則是得米四石二斗三升也何如以二百八十日之運實得米五石六斗乎愚知遼民之樂從也況今異東牛

可以更班可以代替爽者無間所阻者大雨雪耳歲不過三十日則多五十日之運可以得二十萬石以備增兵之需若夫芻亦可準也每束十五斤人可運七束豎人如運米豆者之數則爲日二百三十七日可以運足八百萬束之額其爲費不過三十六萬七千五百四十石較之經略所估五十三萬七千九百兩相去不啻倍倍人不足則寬其日數人有餘則促其期費均不

加也況省五萬八千之牛即可餵五萬八千之馬今遊左之養馬計不過五萬何憂採辦之不足即搶運之費猶可減也大約財可頓益而粟不能驟增祇以其地之粟食其地之人轉移之間粟不窘而費自足無車敝牛倒之虞無內地收辦之擾夫享餘粒市得價平外漸增其積粟內漸減其採草故曰可以寬民力足民財

錢法

國初禁金銀不得交易百文以上用鈔百文以下用錢法至善也自汚吏不便於行鈔故鈔法日廢而民間有換易之苦水火之苦故亦不甚便有收課者漸改鈔而爲銀收者爲銀則用者愈阻遂爲一貫之鈔法值銀一兩者而僅折銀三二釐不等商課日虧官祿日薄而　祖宗之良法盡矣夫金銀者產於地人得而私之鈔者製於官唯上得而增損之以天下之主竟天下

之命道至順也然大寶不可以獨擅重利不可以獨居故以國初之法令而終不能得之於天下故可知也然唐宋之際天下多事甚於本朝而猶不至甚貧者以行錢法耳銅之產多於金銀而錢之法上猶得筦其權權在則利存焉今錢法非不行而行錢之地天下十不及二私錢之廣百倍於官官非不知鼓鑄之利而苦於銅之不繼不知銅之價一而價於器飾再價於私鑄

耳今縣官雖議加鑄而涓滴不足濟恐以舉一政而可捨天下於富者錢法是也今言加鑄者莫利於南京試以南京之法準之每爐七人盡七人一日之力可得錢萬文每千錢爲銅九斤斤價八分共爲價七兩二錢人給工銀五分爐給炭價二錢共費七兩七錢五分而可得錢萬文如國初之制每千文值銀一兩則是一爐之鑄日得利二兩二錢五分也如國初之制每布

政司各開寶源局大約兩都之局可置千爐藩司之局藏補之間不減五百則是舉天下之大而可共得一萬三千五百爐也每爐歲鑄百日即可得錢一千三百五十萬緡度其餘利値銀三百三萬八千五百兩宋時二十六監永通一監歲鑄八十萬緡他可知矣銅之値不等以南之賤補北之貴召商責辦所去亦遠苟非官商而擅賜銅者概無敝銅非一種俱可兼鑄故唐

宋之制禁不得他用至王安石鑄鐵錢弛其禁
而錢法遂壞今當修復此法命見用器飾自鏡
金樂器古代鼎彝外俱勒上之於官每淨銅一
斤給錢一百二十文有故匿者沒其家以半賞
告者所收之銅加之鉛藥所費尚不及八分而
民間除鏡金樂器聽錢局帶造市易餘以錫鐵
代之無所不便品官之應用銅者亦量爲改易
銅屋銅像要屬不經先銷之以爲民望有私鑄

者朝報夕誅沒家賞告亦如匿銅其錢之式如丘文莊之議改而爲篆尤可一新耳目其錢之名當改爲大明通寶使萬世行之而無新舊之阻天下舊錢使上之於官古錢計如銅之價秖錢銷淨銅而計之本朝之錢以廿易五萬曆之錢以十易八京師錢貴之地稍爲通融則改銷之間亦不加費收徵之法盡棄銀不用民不得不易錢以應上則民間交易不必盡禁銀而

錢自不得不行錢行之後漸如國初鑄當三當五當十者以便齎發一以銅之輕重準當之多寡而工價猶可稍省焉此法一立則有司不得加火耗貪吏不得資滿載猾胥巨蠹俱難爲奸成色不分三尺難欺一舉百利莫此爲甚惟轉運之間稍須人力然費小利大古行之而無害昔宋末兵興歲加民錢七千二百萬緡苟求之于二百萬之銀則令京庫十八年之供也雖唆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冒言二

屯田

養軍而不困民法莫善於屯田國家原額屯田八十九萬三千七百八十九頃餘今所存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餘然增損不一在南京衛所南北直隸浙江湖廣福建山西河南廣

東廣西山西薊全陝西雲南遼東則有加於舊舊為額二十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四今為額五十九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共增三十八萬二千四十四唯在京衛所江西四川貴州則損失舊額舊為六十八萬八百四十五今為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共失去六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七內四川失六十一萬七百四十一其最多者矣舊之養軍自京衛而外共一百七十一萬四

千三百八十二今之養軍爲一百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九十四昔之屯糧不可考今之屯糧爲四百三十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五石爲銀九萬三千六百十兩除京衛外尚有糧四百十五萬五千七百四十八石爲銀六萬二千五百五十三兩京衛之軍向以其籍考之先臣奏議大約爲四十餘萬南衛之軍亦不可考大約遷鼎以後爲額一十二萬而京衛屯田舊額不過六千

三百三十八頃南衛屯田舊額不過九千三百六十八頃即如舊制每分五十畝收正餘糧二十四石則京衛亦不過三十萬四千二百二十四石必不能供四十餘萬之衆即南衛之四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四石亦不足供十二萬之衆其取給於餽運也明矣若夫外衛則不然雖曰爲分不等或百畝或七八十畝然以南衛之法准之每分爲一由每由田實量嘗有七八十

正糧爲應得之物屯產亦遂爲固有之私典賣迭出頑鈍叢生不可收拾端在於此今屯糧日虧徵發日甚不取之此必取之彼易欺者民則倍徵而不以爲苛難制者軍遂棄置而不敢問非法之平也况取者已竭亦將爲不可誰何之人兼軍受其貧而豪右獨專其利乎歷朝以來皆知修屯法之善卒未有能舉之者徒以疆界難清豪強難抑徵催難整耳愚以清疆界算如

嚴丈量丈量則寸壤不可隱故相以丈量犯江南巨室之怒然國受其利此左驗也抑豪強并如撫貧弱奪不應得者與應得之人則衆心得而禍不可熾矣整催徵算如調屯官今各督其衛恃爲固有必一以軍政之法分調賢能統其繁簡一有不稱置之重典則人人凜凜不敢刁恣矣然後復正餘糧二十四石之額復上倉交盤之制即以今田等之量其入可得粟三千一

十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除正糧以食其十之三尚可得餘糧一千五百五萬二千七百二十八石今京軍額不過十二萬南京軍額不滿四萬盡補天下失伍之額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屯軍外不過九十八萬餘用其聚大半足以養矣徵長補短盡取給於此更不煩轉輸之勞而歲有兩歲之支苟足九年之蓄則繕險治器皆可取給更以其餘設預備之倉補饑荒之缺乏

有餘食民無暴取野無棄土國有積儲雖非田
復與內政復作不能過也但經理之時向拋荒
者未免有牛種開濬之費在邊外者未免有築
堡防禦之勞然築堡即所以修邊開濬乃所以
永利牛種之費止在一時苟兼行錢法取之裕
如不足煩當宁之慮也若夫齊魯宋衛秦晉燕
趙之墟古之膏腴今爲瘠鄉民惰土荒以至於
此因而開濬教導使如江南無三尺之墮農無

尺寸之棄地不過五年可使富足此愚所囁嚅
而未敢深言者也

鹽法

今天下之貲仰給於鹽者踰百三十萬而其法
則敝壞極矣淮鹽近設綱法課得無匱然救本
之論不存焉愚按劉晏理鹽始於四十餘萬終
於六百餘萬其意培益戶口為主故數年之間
而頓益至此法日寬而戶亦日廣也今鹽課雖

益於國初然益於課而不益於引即引有餘鹽亦增不及再倍而乃岂岂乎憂引之不盡行岂戶口猶復如故耶今藉上之故額雖不增而民間之損益可槩見試以一家計之爲口幾何今爲口幾何即以十家之盈縮通計之爲口幾何今爲口幾何恐百倍不止也夷吾之料鹽也諸君吾子各有成數爲之口不能兼今之食今之口不能分爲之食所易見也而課不加增岂

有他故哉唯私鹽為之蠹耳今天下之鹽淮居其半浙次之按天下戶口之衆流寓之廣財賦之自出孰有過於浙之杭嘉湖寧紹南畿之蘇松常鎮應天淮揚者然此十二郡者無一人食官鹽官鹽之引僭銷於他處縱多方强之百不居一使驅此十二郡之戶盡食官鹽其所增引當不啻數倍况私鹽所行之地不特此乎然最難絕者私鹽絕私鹽之法莫善於國初募不善

於今日今江北之鹽困裁至江南利即四五倍而欲恃區區整飭之道游徼之卒而懲一警百必不能也國初量丁取鹽每四百斤官付工本米一石苟有餘鹽官復每二百斤給米一石收倉貯候官賣有私相交易者罪絞不赦後官不給本聽商自爲買聽商自爲買而復禁其私易法不能也歲出餘鹽官不爲收而使其坐視廩利而饑死又不能也故寬其罪爲納贖納贖則

法不行而禁無及矣今議者爲私鹽之不可絕者三一曰巡禁之難客二曰鹽徒之難處三曰亞本之難辨愚以爲皆不然也夫塞水者塞其源撲火者撲其發欲巡禁於江海之際則難欲綜簡於產鹽之地則易今苟嚴爲科條設官於鹽場禁其私相貿易則鹽無闌出縱欲私販亦無從也昔劉晏設官止設於產鹽之地而不設於行鹽之地卽此意耳鹽徒產於海濱恃爲常

業然亦法令不行轉相効尤故日滋一日今江
海廵禁稍嚴此輩即惴惴而恐苟有安身之策
豈必爲此而快彼生長潮汐之間熟於水鬬之
法募爲水兵天下莫敵今若得其要領選其精
鋭授以沙船益以火器御以能將使爲江海鋭
師此輩既有所歸則後起者必寡法令既密前
無厚利後有嚴誅自安田里不復獷悍矣今商
人買引之外仍費買鹽之本今官自買賣則發

商之時仍不失價不過轉移之間耳但商人已
困使之先納買本法必不行且納亦不廣不足
以盡收餘鹽雖能行錢法則商人買引勢所必
需即就運司鼓鑄收其餘利足爲資本竈戶有
鹽不過求售今酌揚定價使不減私販之利豈
肯冒必死之禍而爲無益之事哉私鹽不行則
官鹽自廣然後加設引目縱至十倍豈憂壅積
然後漸復開中之法兼行納價之規庶天下之

利尚不止千萬豈慮此區區故額哉至於清理

竈戶草場查還行鹽故地亦　祖宗之舊制而

修復之善法但竈戶皆貧而今富頗有餘鹽私

販非無柴草失煎行鹽之地此盈則彼縮使得

各絕私鹽不患虧於舊額但行鹽之地價不可

不定江廣之間日爭毫釐不知小民所食有限

如會典食鹽之料不過月食鹽一斤斤增二釐

歲費不及三分至於巨室食止累百計其所費

亦復幾何故稍昂則無損於民稍虧則商人立困是安可不權其輕重哉

稅契

有契必稅國之典也且百而取三政不爲虐可以杜紛爭可以淸詭寄立法之意非特足國而已也今日就廢弛民間契書十無一稅卽有稅者亦爲邑令侵欺百不解一近議改用府尾亦無間遠今欲淸此弊必選戸部司屬巡行天下

明告中外有不稅之契原主能告者即以給之
被他人或親屬告者半入官半賞告其旣稅之
後有敢告回贖加價者如所告之數而罰之官
爲理者寘之重典其有僞契告稅者全家遠戍
沒產如不告稅者挨戶逐里編爲書冊總其家
之契計其價之多寡註爲一戶應納之數印納
之後每契尾以使者印鈐之仍備列細數造二
冊報部部降一單仍細列其契目即鈐付照其

已稅者仍稅其三之一并列單內以示整齊其冊一留部一須各邑懸示鄉市有鈐尾而不造入冊者許人告沒其全家之產以賞之使務罰無赦有司不以聞者罪如之如此則事不勞而弊不生自此之後限交易十日即告縣納價歲終報部降單懸示賞罰一如茲法則利入於官而權統於上不肖之吏無以滋其弊刁頑之民無以容其奸尤必法待勛貴宗室品官有抗阻

者没産之外加以重刑則朘下所得不下百萬而歳入亦不下數十萬取於民而不擾孰有甚於此哉

度牒

國制僧道無度牒者問罪還俗此自有釋老以來未有或廢者也故崇奉釋老之時有歳度至十數萬者未有不度而自爲外敎之民宋時度僧費重故張循王之招義兵以能招五十人者

給一度牒則其值可知本朝不過納銀四兩而已而有司因循苟且稽核今合計天下之僧道有度牒者百無其一今當特命使臣齎度牒遍至郡邑嚴爲清審免其半價以常住者屬之僧道錄司行脚者屬之叢林主爲之令曰有踰月不上納者謫戍邊在如此則能辦者必不敢緩不能辦者亦必有爲檀度之人苟有終不奉令者使之還俗可以省游食之民可以補戍伍之

欽仍嚴行關隘市肆叢林有無度牒之僧道至
而不肯者坐以死其有蓄髮而稱行者亦必得
行者之牒其價與僧等則姦無所容而法可必
行矣或慮其囂亂不知費不加而事易辦寧蹈
不測且各有主者責有所歸豈至紛紜特或以
因果之說惑衆耳不知歷代崇奉者尚不廢此
法況本朝禁例森然而任其明犯乎能舉此無
論半歲之中可以得數百萬之餉而修法明政

亦王道之大也

榷茶

國家榷川陝之茶所以易馬榷南畿之茶所以專山澤之利而浙江河南廣西雲貴不足當南畿十之一國初之制川陝上引六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給引買茶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陝茶令課五萬餘斤川茶𥤮課百萬斤使金牌之法不廢折色之說不

行則上馬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大約二百四十斤可以得三馬歲所得馬萬餘匹私茶不行不得不仰給於我馬之不如式者我可以拒而制其命茶收如制亦無濫惡以生戎心度其歲出何啻數十倍一准南方國初之制每引百斤納錢千文每縣六十斤納錢六百文其所入何限即如南畿額課六十八萬二千四百九十四兩也國初納錢利仍不失後使

納鈔鈔廢則坐失六十八萬之利矣今名存實費國家竟不得分毫之用販賣自爲不知官私之制使國家已行之法坐視而不知修復徒欲開利孔唆民膏可悲也今以茶價准之毎斤貴者一錢賤者三四分在貴者不過十而取一在賤者加一於民而亦不至病故制法之善在於不辨粗細但秤斤數今按楊文貞茶法論謂南畿之應天常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杭州湖州嚴

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
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荆州四川之成都保寧
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之地今若
嚴爲修復私茶之法一如私鹽叓於始事之時
量推　聖祖戮歐駙馬之意重加懲没使必納
課而後給引酌量分其地每省直特命能臣一
人專督其事度其歲入豈止數百萬夫茶者人
所必需必需則上得制其權茶者又人所寡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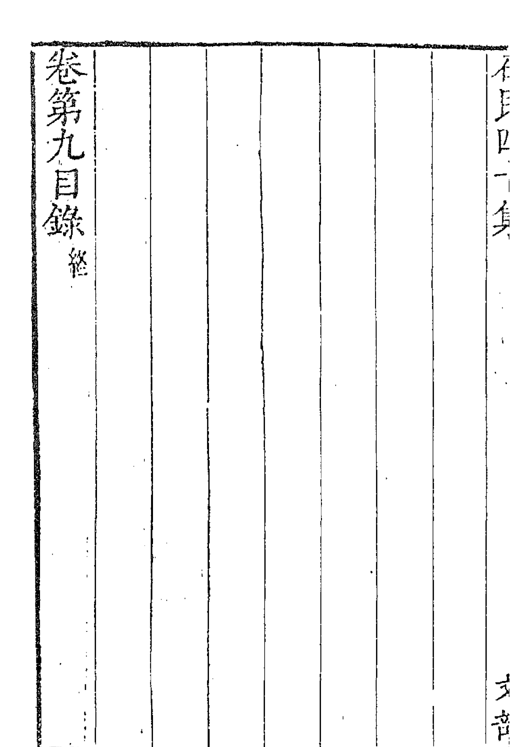
寡需則量增其價而不爲虐國初之禁止嚴於南直故南直之課遂至六十餘萬其實他省所出亦不爲少且承平日久種植日多今再於産茶之地特立監禁之官更行天下重懸私茶之賞則商販之徒不損於已而可免於不測之禍孰不樂從哉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

冒言下



卷第九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冒言三

榷酒

漢建元以來無不榷酒者宋至以京朝官監之其法弛於本朝意甚善也然度古者取利之道國家已講求無遺近且議及南畝增而復增顧獨置此使能盡捐利藪以惠元元則建元弊政

誠不宜誹今旣不可已而苛求於力作之小人則不如復榷酒之制酒之利大約可以倍倍之利上不欲下專之示民有節也且秫多害農先王以爲干天和今釀酒無禁民得廣造家有五斛之收傾三之一以事釀官庫不設私坊自多京口洞庭之商賈獨專其利行天下幾半兼之村肆濁醪遍布鄉里小民易沽往往致醉損穀害農敎酗啟鬬莫此爲甚今宜一準宋法量縣

之大小置庫之多寡隨其地之所宜以爲釀造

分別高下數等以便貧富交易大坊小肆各販

自官給以引照有私釀者罰無赦有假公引而

益以私釀者罰無赦且没其家以賞告者裔簡

雍以淫具一言解先王釀具之罰世傳其語然

止可爲一時諷諫耳今必禁絕釀具使上之於

官庫官給其值官庫足則焚燬之有告者必以

釀具爲左証猶私鑄之有鑪也麯糵造之於官

庫私造者論如私釀告之賞如捉之凡爲禁者必禁其源源淸而流自正鹽給鑄錢餘利以爲官庫之本特設官以監之度一歲所入不下數百萬宋皇祐間歲課至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餘貫其左驗也又可以省秋節飲之儲教敦但處置之始須得宜耳是在行法者而非法之所能該也

市舶

宋時歲幣百餘萬取之市舶而足本朝設三市舶司而不嚴今且裁其一矣閩廣之間量抽兵餉然入於吏者百入於國者一浙直之間明禁通番而暗多出洋搆亂與非具繇於此夫約中國之所需於外夷者勢不可缺外夷所給於中國者亦情不能已令禁之嚴則相率而入寇弛其禁則闌出禁物而莫可窮究且廣之南海閩之海澄每船出洋吏得其常例數百金回船之

日唯恣其所取何不一課以常法量船之大小
便納五至百金以至千金又量其貨之價值如
鈔關之稅而稅之及其回船分搭其書之工以資
衣食通番之利不啻重則大不往太重則人飾徇
濱海之民既取其利而方不逞之徒又從而蒸
之故稅其出稅其入而不為苛船戶之稅即鈔
關量頭之意番中分利船戶獨得其半故其稅
宜重又於浙之定海乍浦南直之劉河海門增

設一官一如閩廣之制但各官俱宜選才而清者加之崇銜重其事權不可復如提舉之例再設一重望大臣總其事使血脉皆通不容互隱則不唯歲入百萬可以資軍國而私販不容姦人髯𨓑蕭淸海甸不外此也

肆稅

古人稅什一所以抑末也今行商有稅而坐商無稅是教天下以逐末不盡驅農爲賈不止也

況取於農者有加無巳而坐商獨不問抵以典當鋪行供有司之誅求勢不能兼取故將寛以自肥非法之正也今宜通行天下除窮鄉小店徒步擔販不稅外其有開張鋪面坐地致利者大自典鋪布行下至零易屠沽較量其本每三十歲稅其一苟有低昂不公或市恩而不恤公家之急或苛求而以斂百姓之怨者皆以重典殉之敢紛擾唆說以抗上者罪亦如之士宦之

家旣取利於民槩不從優免稅此之外茍有復
立鋪行名色責之供辦勒以官價者亦從重典
如此則商賈樂輸而歲入不下數百萬近有勸
借質庫之說此末世弊政所得不多而爲毒滋
甚且百賈之中獨稅其一必有不均之歎可以
濟一時而不以爲茍可以爲常額而不以爲酷
無便於此者也

蘆洲

近建議者欲淸南京太僕寺所隸草場地六十
萬頃命畝出佃價一兩使此法能行則可得銀
六千萬利莫大焉然而不能也自馬草均派於
田畝民間已忘其事故江北尚有名目而其田
本賤値不過數錢豈能頓增一兩江南田貴易
增而竟莫可辨析苟欲徵其價必至於灘派此
教之亂也愚以爲蘆洲一項可以此意行之今
沿江一帶田之利微洲之利重故洲必歸於豪

勢兩豪相爭累年不止且甚至逞戈結營白日殺人而官不敢問祗以不煩佃價辦課輕微而影射易滋故不惜身命而爭之耳今得爲之令曰某處某洲若干畝聽每畝納價若干不論業主他戶能納者聽既納之後永爲世業舊業主不得爭民縱出佃價其利尚浮於田必爭先而納舊業主家能辦者唯恐失其利亦必競納不煩催督而可以得無限之貲原其本始皆縣白

佃未爲奪其所有既納之後永無相爭之端續有新增亦必遵此不得以水影微課先佃爲辭利滅事平爭端少息亦致治之權也計蘆政分司所轄見爲畝三百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四如往年小試於如皐等處每畝納四五錢不等民無不樂從則分等量入亦不下百六七十萬可坐而致也若能命一幹官嚴爲丈量度其隱蔽不啻一倍上而川蜀亦可倣行數百萬之利在

一使者得入耳事集民樂又何患焉

內供

按會計錄天下之所入爲一千四百六十一萬而入於內府者爲六百餘萬其爲金花籽粒銀不過一百二三十萬而絲綿絹疋蜡茶顏料則將五百萬頃餉臣請改折一歲而　陛下不許豈以內供不可缺哉然在朝之士未有爲　陛下言其故者　陛下安得而知之愚竊痛焉今

陛下有黷貨之名而礦稅旣罷以來賞未嘗橫取於外不過損抑內豎使以孝順名目曰端其貴將不能承旨則加以嚴刑或有亾故藉其所積耳然而內帑之充牣已亘古所無矣夫內豎自刑入宮豈有私財自東廠之外不得與聞外事豈能雨粟生金以供上之取哉不過刻削內供甚至陰爲盜賣慫其奉養之娛足其子弟之業以其餘應上耳夫好利者取之於外求之於

人未聞以所有之物聽其恣盜又從而取之徒以聚衆怨失令名何其拙也　陛下天縱睿聖特未思耳而羣臣又葬言徒日夜請內帑　上曰內帑者非取之民民之脂膏非繇內帑而竭非取之有司有司之庫藏非繇內帑而虛司計者曷不圖之所以萬請而萬不應也今若爲陛下言致財之繇則一檢核之間而姦弊一無所容足所供需量爲毀折則可以應目下之急

淸其弊源無使冒破則可以歲損數百萬仰明入內帑備不時之需亦無不可何必宛轉其事而坐受其弊哉此淸源之大者也

宗祿

盡天下之供輸而不足以待無已之增者宗祿是也國家之制親王郡王鎭國輔國奉國將軍鎭國輔國奉國中尉凡八等其祿則萬石二千石一千石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石以爲差

宗女則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凡五等其祿則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以爲差在國初之時藩封雖多而子庶有限姑給之而不以爲煩且田産之禁例方嚴百業之利澤不及少給之而慮其不足故有不得不然者今按甲辰乙巳間玉牒所載已六十萬位十年産一子量見在者不下四十萬位而藩司難供借軍糧偺屯粒猶慮不給況加之以軍旅之事百費具興而不

億孫子方有加無已勢必不能供不能供則必召亂俟其亂而後圖之欲加派於民則民之亂愈甚欲開其禁而已之而驕悍之氣已不可復制矣今多設藩封之地歲與官司爭祿官不得已而應之剝軍削民圖便其一身之事朝除夕遷豈暇它慮哉今天下多故事變之出正無窮已不豫爲此杜非策之上也天下志士私憂竊痛而不敢颺言者以其事重大耳愚以不極言

之則其憂不著不極行之則其禍不滅令宗學已開駿駸有登仕版之人功令稍弛四方時有出遊之徒漸置田產或營商賈較之立法初意漸減已盡而且三分本色七分折鈔其祿已薄加以扣欠所餘無幾而猶迫於舊禁事多牽阻何不因其俗順其情爲之令曰親郡王給祿如制輔國將軍而下仍受爵而停祿願從文武二途者告之親郡王親郡王命長史教授聞之有

司文入黌序武隸武學則各從其服選拔升除一如常制苟老而退倦而已病而不任者聞之親郡王親郡王命長史教授聞之有司歲終類題復其爵如故其有罷産出游爲四民之業者俱不禁苟有犯科條雖不加刑亦不得槩從寬政使不擾於民而法自不干如此則向秀皐鼎疊見於時分爭囂亂先杜其根而歲省宗祿數百萬令各省合計現發之數籍入於司農以供

軍國之需不特足國而且足民夫體 祖宗培植之意杜將來無窮之憂開二百五十年久鬱之氣足國家億萬年天府之供一舉而四善備焉非 人主毅然行之安可得哉嗟乎鎔身可殺而鎔計不可待偃而行有漢噬臍千古之鑒也

驛遞

今天下孰不知驛遞之損上疲下哉然卒不得

以避者其弊有二欲如立法之始非特旨不馳
非公差不應則士大夫無異於服商服賈之人
而羈旅之不堪長夫之擾民勢不能已此故相
之覆轍其弊一也欲如近年寬假之議踈其節
目賔其額例明給於縣官而不得暗假於交知
法至善也然撫按之額給有例不能一其權於
始而欲禁其假於後不可得也其弊二也况一
而支十一固不足十豈爲法所當覈以實數也

勘合之外加以私牌鼓吹胥皂無益於使客而實損夫民脂萬不可缺何不量塡勘合之中使不得增而仍任其妄求也偺往來之勞故肩民脂以應之猶爲可也旣足其用又使折乾謂之何也然此流弊勢不能禁何也撫按藉口於齋奏士大夫各偺其體貌茍非 君相持之莫任其怨怨不任則法不可行令宜爲之令曰撫按一應齋奏調發差官差弁止用馬牌其所發勘

合必監司郡守之公事本省士夫之補官始許
塡給而於劣處罷歸者量爲停之以示庶薄歲
終報部繳其餘者委一司官專督對驗其撫按
符驗夫牌等項槩不得行馬牌自四馬二糧之
外槩不得應坐馬嶠馬等弊槩不得公開循環
有不遵者坐以重法法及數十人而天下肅然
矣今天下所設館亞驛千三十六遞運所百四
十六計歲所省豈啻萬而驛馬驛夫所以寬

民者不與焉此非有徵派之苛蠲擾之慮剝削不令之譽也徒以士大夫唯便之自圖莫肯窮究耳使士大夫唯便之自圖而欲責武弁之侵下内豎之盜上頑民之抗法姦胥之舞文必不能也故愚以欲理財則必先塞其流流不塞則漏巵也欲塞流必先自士大夫始本不正則末不端也士大夫律巳之外所費於縣官者莫甚於驛遞大不叓則小不必問也而又曲爲之體

寬爲之例徙以塞無名之假僭無益之科求無已之折乾而稍抑罷斥之流以示朝廷勸懲之意儻亦法之平也苟猶藐上而不遵任私以爲恣恩可自已出則謁選上公車者無不乘傳而呼是詐冒也威可自已行則無用之頭踏加倍之夫馬而毫不爲愶是故虐也勢有所可乘則明知下人之暴取而欲以張巳權恐以拂下情是代爲姦也利有所可藉則以堂堂　天子之

命吏而較錙銖於窮驛充囊槖以自喜旣非常
祿又非特予是身為墨也士大夫縱不體國亦
何忍以不淄之軀而自蹈於非義之地哉亦不
思耳
嗚呼理財於今日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夫創業
之時民鮮而法重事變而志不寧民鮮則仰給
者寡今益一人有一人之費三百年之培養其
所益何如哉法重則畫一而易行吏不敢以為

難民不敢以爲苦事辦而陰益於下者多矣令吏者所以承上而布下者也一令下先聚而議其非無必爲之志而有必成之事道所不載也民安得不愈玩乎事變則常動動則易乘格常則常靜靜則難搖上修一法曰故然也而民聚目前之事以爲故然有所利而不知恩有所節而遂以爲虐子不聞父之事弟不聞兄之事十年之後不復記十年前之事唯以其便者曰故

然安得不抗上乎志不寧則慮常變故開闢之初如洪濛之始曰耕則耕曰織則織曰鮮食則鮮食曰虞工則虞工耳今人有恒業安而不遷導之以利而益之以勞寧不利也即之以安而損其所便寧不安也下以此梗而上何以令下乎此四者當今之大患也然我聞之聖王亦因時而已必欲以守成之日而行創業之令則三王而慕五帝之事必不能也故愚雖迂不敢言

不易行之事不敢言不可卽行之事今之急莫於遼遼可辦遼而內擾不已故言遼屯屯須秋穫而春夏之餉必取之饋今車牛紛紛外益賠而內將變矣故言人運不唯省數十萬之金錢而可平一時之米價倘能小試之而坐收其效者此也然天下有大利萬世有成法置而不問徒欲取給於內帑無論內帑不卽出出而竭何以待之故曰錢法曰屯田曰鹽法曰稅契曰度

牒曰雜茶皆修明往憲而一利百利者也曰榷酒曰市舶曰肆稅曰鹽洲皆酌其時宜而可永垂後世者也曰內供曰宗祿曰驛遞皆塞流以固源而救時之大弊者也　君相苟加意焉於富強何有乎儒者類重仁義而薄富強夫不強則內訌外侮生民流離不富則元氣不振神氣凋索不富於民則勢竭變生資國無地救強國者必先富國強者所以壽民也富者所以足民

[illegible]

也[illegible]民從民而[illegible]之仁義雖[illegible]然後[illegible]不[illegible]

否也雖然不敢有本仁者無私惡故法無[illegible]

則義者無所不宜故[illegible]必行不安其[illegible]而從

人必自[illegible]為仁[illegible]為義[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也

[illegible]不欲人之[illegible]有其[illegible]人以治[illegible]不

[illegible]

石民四書集說卷之九終